

随笔

春

曾志田

春天在攸水河拐第七道弯时忽然跌了个跟头。这个跟头让两岸的楠竹都屏住了呼吸——那些沉睡的笋尖正用古铜色的喙啄破地衣，泥土裂开蚯蚓纹般的褶皱。我蹲下来数那些纹路，每一道里都蜷缩着去年的风霜，某道裂缝里还嵌着半枚铜币，锈色与竹鞭的根须纠缠成青铜色的脐带。

杜鹃啼血本是南国旧俗，这里的红却格外不同。映山红攀着悬崖晾晒嫁衣，花瓣边缘泛着铁锈斑，像是某位铁匠将烧红的刀胚浸入春水中淬火。而油桐花是另一种秉性，它们举着白瓷碗接云絮，碗底沉淀着昨夜星辰。有老农扛着犁铧走过，花影在他蓑衣上绣出流动的银斑，恍若月光在青石板上漫漶。他的犁尖还沾着去年秋收的谷魂，泥浪翻涌时，惊醒了地底沉睡的陶片，那些印纹硬陶上的鱼形符号，正吞吐着商周时代的盐粒。

晨雾里飘来木梆的咳嗽。这株三百岁的香樟在村口咳嗽了三百年，每片叶子都是咳出的绿痰。枝丫间悬着蜂窠，蜜蜂们正把阳光酿成琥珀色的药浆。树根处躺着半块残碑，苔藓在“冯”字上织出翡翠絮。逢着谷雨节气，会有老师带着童童来祭碑，黄裱纸燃起的青烟里，元代散曲的平仄在火苗中啾啾作响。他们用攸县土话吟诵《梅花百咏》，声调像浸过桐油的麻绳，在古樟的年轮里勒了个深痕。

河滩上堆满卵石，每块石头都裹着水纹织就的襁褓。鸭群踩着韵脚游过，脚蹼拨动的水花惊醒了沉睡的螺壳。戴斗笠的渔妇正在

晾晒火焙鱼，竹筛里的银鳞还跳动着酒埠江的浪花，花椒与紫苏的香气在鱼鳃里筑巢。孩童用苇管吹奏螺号，呜呜声惊起白鹭，翅膀抖落的露珠在晨光中串成舍利子。

菜畦里的芥菜举着翡翠盾牌，蚜虫军团正在叶脉上修筑栈道。老妇佝偻如问号，指甲缝里嵌着陈年旧泥。她摘下带虫洞的叶片时说：“蚕食过的才甜。”忍冬藤正用铜钱状的叶子占卜，算今年第几场雨后该开鹅黄的花。檐下挂着的红辣椒串突然炸响，惊得梁间燕巢簌簌落灰，还有那是去年冬至重制的攸县香干，正在竹篾上分泌出琥珀色的乡愁。

晒谷场上的石碾仍在反刍往事。谷壳在齿缝间发出碎玉声，碾槽深处理着光绪年的稗草籽。穿靛蓝布衫的妇人正在舂米，木杵起落间，糍粑的糯香混着搗茶的青涩在空气中结网。风从罗霄山缺口涌入，带着赣地口音的湿气，在瓦楞间吹奏排箫。晾晒的蓝印花布忽然活了，变成无数振翅欲飞的风尾蝶。布匹上较蓝的碎花，原是采自瑶山深处的马蓝草，在酒窖里与石灰同眠三年，才染得出这沉淀了星光的蓝。

牧牛少年躺在草坡，用狗尾草逗弄云影。牛铃在深谷回应，青铜震颤的频率与山体心跳共振。他衣襟上的补丁是母亲用朝霞缝的，针脚里藏着未拆封的雁书。远处梯田如旋梯，有人正把秧苗插进云层，手指在镜面般的水田写下潦草的绿诗。田埂上突然传来攸县山

歌：“桐子开花碗碗白，十八妹送茶来……”那拖长的尾音掠过油桐林，惊起满树白鸽似的花瓣。

暮色漫过山梁时，油桐花开始集体迁徙。祠堂前的烛龙灯却醒了，七节龙身上插满攸州特制的茶油烛，龙鳞是浸过桐油的皮纸。舞龙人的草鞋踩碎满地落英，火星溅入夜色，点燃了蛰伏的流萤。拾柴归来的村姑发髻上栖着花瓣，像是戴了顶素绢冠冕。炊烟与暮霭交缠，给山峦披上青衣絮，晚钟在香樟叶间筑巢。灶屋里飘出麻鸭地摊炒芋的浓香，陶钵沿上凝着油珠，像缀满黄昏的琥珀项链。

石缝里钻出地木耳，这些黑色的耳朵贴着大地，偷听草根吮吸暗流的私语。忽有桐花落进陶碗，在茶汤里舒展成白帆，恍若冯子振笔下的梅花逆流而上，从元朝某个雪夜漂来。碗底沉淀的，是碾碎的星光与未及书写的前期旧事。祠堂方向传来戏鼓点，那些雕榫木面具的舞者，正把瘟疫与旱魃赶进火塘，巫祝摇响铜铃时，整个山谷的竹根都跟着颤动。

夜露初降时，山野开始分泌油脂。萤火虫提着灯笼巡视领地，光斑掠过石碑时，篆刻的姓氏便获得片刻重生。守林人的咳嗽声惊起猫头鹰，翅膀拍打出的气流卷走半片残月。而油桐花仍在暗处绽放，它们用寂静的爆破音，将春夜撑开更大的容器。酒坊里传来搅动酒醅的闷响，稻米在陶甕里修炼成精，明朝某个霜晨，它们将化作灼喉的攸州老酒，浇灌祠堂里沉睡的梅花诗魂。

生活家

甜酒糟里醉光阴

黄燕妮

墙角那只透着岁月痕迹的坛子，又一次迎来了启封的时候。我怀揣着满心期待，小心翼翼揭开层层包裹着坛子的棉布，一股清新甜润的香气仿若急不可耐的小精灵，从坛子内逸出，欢快地在鼻尖舞动。这甜香，宛如冬日里最温馨的美好期许，又似悠悠漫长时间精心酿制的甜蜜，轻轻地就钻进了心田。

犹记得童年时光，每至重阳佳节，母亲总会亲手制作甜酒糟。她极为细致地将竹匾、米甕和蒸锅洗净、晾干，接着，用竹筒量取糯米，认真淘洗后上锅煮熟，再把蒸熟的糯米轻摊于竹匾之上，使之缓缓晾凉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母亲还会洗浣浴衣。那时的我，就像一只小猫，那按捺不住的心总是蠢蠢欲动，于是偷偷地抓一把糯米迅速塞进嘴里。母亲瞧见了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佯装要打手，口中嗔怪道：“蒸酒要洗净才行，离远点，你这小馋猫，还不到时候呢。”

当把糯米和酒曲拌匀装入坛子里后，母亲会在坛口覆上一块棉布，将坛子放置在厨房灶门口，再用早已备好的新鲜稻草把坛子层层围住，母亲说这酒现在宛如新生的婴儿，害怕寒冷，得给它穿上暖和的衣服才行。而我，则像守在洞口等待猎物的小兽，趴在坛边，用力嗅着那似有似无、如同轻纱般缥缈的淡淡酒香。

有一回，肚中的馋虫猖獗，恰逢母亲外出不在家中，我便悄悄掀开那坛盖，按捺不住急切的心儿，满满舀了一大勺，径直送入嘴里。那滋味甚是奇妙啊！丝丝清香于甜蜜之中隐隐透出，口感绵软而又醇厚，仿若勾魂摄魄的小精灵一般，叫人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于是，我又舀了第二勺、第三勺……终因贪嘴过了头，竟然在厨房的柴火灰里醉倒。待母亲归来发觉时，只见我正抱着个空碗，脸蛋泛着红晕，额头上沾满柴灰，嘴角还粘着几点糯米粒，睡得极为香甜。自此以后，“小酒鬼”这一绰号便紧紧地跟着我。

如今，我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制作甜酒糟了。母亲向我传授了诸多门道：温度堪称关键之所在，务必要恰到好处，温凉适宜；酒曲与糯米混合之时，要均匀无差，容不得半点马虎；用于蒸酒的器皿务必一尘不染，切不可沾染油污和盐渍，不然就会发霉或者发酸。此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小时候母亲蒸酒时赶走偷吃的我是何缘故了。据说，蒸酒时需心无旁骛，情绪平和，心地善良美好的人蒸出的酒才愈加香甜。

我初次尝试制作之际，心中紧张万分，就像等待考试成绩揭晓的学生一般，满是忧虑。既怕糟践了这一坛糯米，又担忧若是酒未能蒸好，会被他人质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之情。直至启封之时，嗅到那股熟悉的甜香，目睹米粒皆变得晶莹剔透，我才才松了一口气。

最令人欢悦之事，莫过于与友人一同分享甜酒糟了。周末之际，邀三五知己至家中做客。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甜酒糟汤圆，那白瓷碗里，粉白的汤圆宛如惹人喜爱的胖娃娃一般，悠悠然浮于仿若琥珀般澄澈的酒糟汤汁里，再轻轻撒上一小撮金贵的桂花，刹那间，芬芳满溢。我们几人围坐一处，欢声笑语于屋内回荡。碗中袅袅升起的热气，缓缓地模糊了镜片，窗外严寒的冬日似乎也被这温暖的画面隔绝在外。

每至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我常常孤独静坐。在灯光轻柔的笼罩下，我缓缓舀起一勺甜酒糟，然后细细地品味着。在这酒糟的滋味里，蕴含着童年淘气顽皮的妙趣回忆，那是一段如诗如画的过往；还包含着在成长之旅收获成功时，源自心底的那份愉悦，宛如涓涓流淌的清泉；更有着与好友分享时的那一抹脉脉柔情，恰似春日里轻拂的微风。那古老的坛子，静静地伫立在角落，好似在低声诉说着：生活的美好啊，就隐匿在这一口甜滋滋的酒糟里，就潜藏在这般的片刻宁静之中。

散文

桃花朵朵开

肖祖雄

早春时节，风乍起，吹皱了春水，染绿了柳叶，熏红了桃花……

正在读研的小瑜，看到校园的桃花已悄然怒放，便拍照传我共赏。可能是美拍吧？好美啊！树态优美，枝干扶疏，花朵丰腴，色彩艳丽……

我打趣地说，每逢佳节胖三斤，今年过年胖十斤了吧？想减肥，吃桃花吧。记得《千金要方》记载过，“桃花三株，空腹饮用，细腰身”。

她是在读医学硕士，便故作惊讶地打趣班门弄斧的我，说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记载，桃花具有“令人好颜色”之功效。还要我采摘新鲜桃花，浸泡酒，每日喝一盅，可使容颜红润艳美如桃花。还说，桃花的花语是“爱情的俘虏”，多看桃花会走桃花运。哈哈！这个鬼东西，人小鬼大。

正在看她发来的照片赏花之时，小瑜在微信上找我聊天，我便也随手转发几张桃花美图给她。她是文艺青年，诗词发烧友，有着浪漫的小情调，便自然聊起了有关桃花的古诗词来。

我说，我看到桃花便想到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寻春遇艳，重寻不遇，桃花依旧在，人面知何处。

想不到小瑜说，见到桃花便想起刘禹锡的诗句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这首诗是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》时写的。还有一首是初游时写的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

小瑜还说，她最喜欢那句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这句诗总是让人浮想联翩，心神荡漾。诗句出自《诗经·桃夭》，意思是翠绿繁茂的桃树啊，花儿开得红灿灿。原本是渲染新婚喜庆氛围的，用红灿灿的桃花比喻新娘美丽的面容，表达祝福，希望新夫妇爱情美满，生活快乐。那个桃花般灿烂的美女，新婚燕尔，人面如花，幸福得像桃花似的。

话语投机犹如逢知己，于是，玩起“飞花令”，说起有“桃花”意象的诗句名句来。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“颠狂柳絮随风去，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“朔风吹散三更雪，倩魂犹恋桃花月。”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”“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……

哈哈！隔山打牛，不亦乐乎！

其实，写桃花的高手，还有宋代的严蕊。她的《如梦令》：“道是梨花不是。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”写桃花独具匠心，别有逸趣。一树桃花，有梨花那样的白色，有杏花那样的红色，的确难见，实在别致啊！全词不正面写桃花，用典“武陵”二字，才暗示出桃花之名，实在是高啊。

聊着桃花，兴犹未尽。于是，漫步野外，寻觅桃花。

野外，柳枝嫩绿，菜花鹅黄，桃花盛开，杏花怒放……春天悄悄地来了。郊外有户人家，独栋小楼，依山傍水，绿树掩映，远离闹市的喧嚣，宁静得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屋前几株桃树，桃花竞相开放，眼前景象，犹如水墨山水画。

信步闲游，我期待着有陶渊明的奇遇，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；也期待着有胜道崔护的艳遇，桃花依旧，人面还在；更期待遇到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的桃花般美丽的姑娘，“灼灼其华，天天对汝，红颜已逝，携手共凡生”。

原来，我的心里也有一片桃林，那里盛开着朵朵桃花。

记事本

小黄

倪锐

小黄是我最近收获的一只鸡，母鸡。

那天，几个女人坐在一辆飞奔在乡间水泥大道的车上时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一些有趣的话题，比如因养狗认识的小区朋友，比如大家给自家宠物取的名字。有个朋友家的狗叫喜洋洋，小区的邻居都觉得好好听，她刚入手的一只鹦鹉还在车上，正犯愁给鹦鹉取个什么有意思的名字呢。钱多多、财多多，女人十之八九是财迷，嘻嘻哈哈给小鹦鹉取的名字离不开钱财。“咚咚”我感觉到脚下有响动，吓了一跳。低头看时，原来是它，我从乡村带回的那只母鸡此刻正在一个小纸箱里抗议呢。纸箱很小，两头各挖了一个圆形的洞，一边圆洞钻出的是鸡头，土黄的鸡毛顶着一点点暗红的鸡冠，尖尖的小嘴。另一边圆洞伸出的是鸡尾，鸡尾像极了一个大羽毛球，黄毛后跟着几根长黑翅。母鸡在鸡窝里极其活跃，忽而脑袋从东头洞里钻出，忽而脑袋从西头洞里钻出，听着脚下那窸窣窸窣的声响，看着这好动的架势，在小小的纸箱里都可以随意转身，母鸡个头肯定大不了。我当下就确定了，它叫小黄。

回到家，我正准备把小黄送往对面的杀鸡店铺，“叮咚！”朋友发来消息，她的鸡在鸡窝里生了一个蛋，她舍不得杀了，留下来生蛋。这还了得！别的鸡能做到的，我的小黄一定也能做到。一瞬间，我放弃了对小黄的杀念，对它有了新的期盼，那就是为我生蛋，小黄也多了二线生机——生蛋保命。

我把小黄放在我家常年不用的厨房里，晚上几次上厕所都从厨房门外路过，不安分的小黄在纸箱里没有消停，一直闹腾。它是要吃了？还是要喝了？还是要生蛋了？我猜错了半宿。直至第二天早上，再去厨房时，纸箱里静悄悄的，我吓出一身冷汗，莫非小黄没了？蹲下身子从那个洞口瞄时，小黄正怒目圆睁地瞪着我呢！虚惊一场。我找来一个小盘子，切了一些细碎的红薯，盘子里放满水，端到洞口，请小黄吃早餐。小黄不为所动。临上班前，我再去看小黄时，它已经赌气地扭过身子，用屁股这头的几根黑鸡毛令箭一样对着我精心准备的早餐了。

也许，它还没有适应，应该家里没人了，它就会自动啄食吃了。求生是动物的本能嘛，再怎么蠢，它也不可能蠢到点头即食还活生生地把自己饿死啊！

我想象着小黄等我一出门，就迫不及待地胡吃海喝，然后怡然自得地睡大觉，再学着它的姐妹一样，在鸡窝里生一个“容身保命丸”。

提前下班回家，我第一时间就去看小黄。盘子还是那个盘子，红薯还是那些红薯，水一滴不少。小黄一整天粒米未进。它在赌气？怪我把它囚禁在一个小小的纸箱中？我把盒盖打开，想看看它的屁股底下是否有蛋，它倔强地一动不动。我刚想伸手去找，小黄“啾”

一声就蹭上了灶台，站在灶台上鸡毛气得一根根竖起来，一副誓死捍卫主权的模样。

吃过晚饭，我再去时，小黄还在灶台上，只是换了一个站立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被小黄一阵欢快的“咯咯咯，咯咯咯”吵醒。小黄肯定生蛋了，小黄肯定生蛋了！我跑去厨房，小黄在灶台走来走去，鸡蛋无处可见。

等了两天还不下蛋，小黄的性命危在旦夕。我再下班时，厨房地上的盘子被打翻了，红薯碎片到处都是，那个我摆满绿植的窗台，仿佛被敌人扫荡了一番，到处是泥巴和碎叶片，有几盆我刚栽的芋子，叶片不留，连盆都倒地不起。长寿花的花盆底被刨得干干净净，新长出的几根枝丫早已不知去向。地上、水槽边、灶台上、窗台绿植那，都是鸡屎，臭气熏天。最令我不能容忍的是，搞了这么大的破坏，它居然连一个蛋都没生。我怒气冲天地把手伸向小黄，它纵身一跃，就上了那个摆满了诸如砧板、菜刀、筷篮和几瓶过期调料的地方，乒乒乓乓，鸡飞狗跳。我不敢抓太猛，小黄站在灶台上示威地看着我，还发出“咯咯咯”胜利的歌谣，边唱边扑闪着翅膀从灶台飞向窗台。我火冒三丈，反手一抓，抓住了小黄的背，五指一紧，抓出一把鸡毛。小黄趁我又从窗台飞到了灶台。

等晚上再来收拾你！

有人说，到了晚上，鸡就蹲在鸡窝里一动不动，任凭人去抓。天黑了，我去看小黄。它站在灶台上。夜深了，我去看小黄，它

挺立在窗台处。我睡了，小黄不知睡了没。

清晨的两滴滴答，我跑到厨房，小黄一见我就跳上灶台与我相对。我不管不顾了，这次一定要抓住它，把它送往楼下的杀鸡店。瓶瓶罐罐一顿响，哪里哪里还有瓶子摔到地上碎了一地流了一地，我都不管不顾了。小黄开始惊慌失措了，扑闪着翅膀大声叫喊着飞来飞去。我左扑右抓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鸡毛沾我一头一脸，有一片还飘进了我的嘴里，被我猛地一“呸！”最后，小黄一头扎进墙角那个过年时装水果的塑料筐里，把头埋下去，一动不动，掩耳盗铃，以为它看不见我，我也会看不见它。我扑上去，双手紧紧地按住了小黄。

小黄被我顺利地送往了杀鸡店。

待我上楼，厨房的卫生得彻底清扫了。我戴上手套，先整理那些残缺的绿植，再清理凌乱的灶台，鸡屎和满地的调料汁都需要擦干净。最后，把过墙的塑料筐装垃圾。

天啊！我怔在了那里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框里：两个鸡蛋！

新建原料药车间项目(文化路生产基地) 整厂搬迁(扩建)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

新建原料药车间项目(文化路生产基地)搬迁(扩建)(征求意见稿)编制完成,可访问<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vjxK797URiL9zRV-7b4ZA> 提取码:dst查看,或至编制单位查阅。联系人:蔺工 19973319988